



巴尔扎克 著

搅水女人

La Rabouilleuse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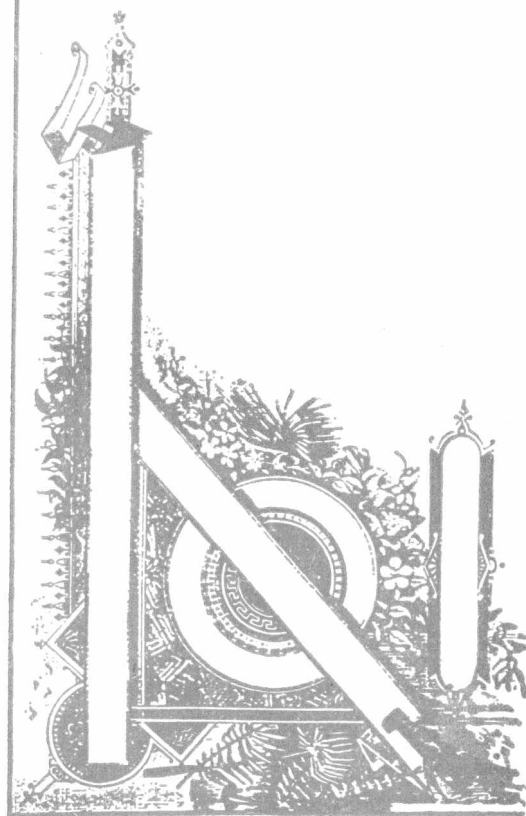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傅雷译文集

搅水女人

【法】巴尔扎克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

(皖)新登字04号

搅水女人(傅雷译文集)

责任编辑:江奇勇 装帧设计:丁明

出版:安徽文艺出版社(合肥金寨路283号) 邮政编码:230063

发行:安徽省新华书店

印刷:金寨县印刷厂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1/32

印张:12.5

插页:4

字数:240,000

版次:1992年1月第1版 1992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0000

标准书号:ISBN7-5396-0778-5/I.698

定价:5.70元

(本版图书凡印刷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)

内 容 介 绍

《搅水女人》写性格如恶魔般的人妖腓列普,用心设计,争夺遗产的故事。形形色色的人物与场面使这部小说不愧为巴尔扎克的情节最复杂、色彩最丰富的杰作之一。有人说只要法国小说存在下去,永远有人会讨论这部小说、研究这部小说。

Honoré de Balzac
LA RABOUILLEUSE

Edition "Classiques Garnier", Paris 1950

插图作者: Charles Huard(查理·于阿)

木刻作者: Pierre Gusman(比哀·居斯芒)

(按照Louis Conard 书店全集本, Paris 1949)

目 次

译者序.....3

第一部 两兄弟.....9

第二部 一个内地单身汉的生活.....133

第三部 遗产归谁.....309

巴 尔 扎 克

搅 水 女 人

译者序

《搅水女人》最初发表第一部，题作《两兄弟》，第二部发表的时候标题是《一个内地单身汉的生活》，写完第三部印成单行本，又改用《两兄弟》作为总题目。巴尔扎克在遗留的笔记上又改称这部小说为《搅水女人》，在他身后重印的版本便一贯沿用这个题目。

因为巴尔扎克一再更改书名，有些学者认为倘若作者多活几年，在他手里重印一次全部《人间喜剧》的话，可能还要改动名字。原因是小说包含好几个差不多同样重要的因素（或者说主题），究竟哪一个因素或主题最重要，连作者自己也一再踌躇，难以决定。

按照巴尔扎克生前手订的《人间喜剧》总目，这部小说列在“风俗研究编”的“内地生活栏”，在内地生活栏中又作为写“独身者”生活的第三部。可见当时作者的重点是在于约翰-雅各·罗日这个单身汉。

在读者眼中，罗日的故事固然重要，他的遗产和他跟搅水女人的关系当然是罗日故事的主要内容，可是腓列普的历史，重要的程度有过无不及，而两兄弟从头至尾的对比以及母亲的溺爱不明也占着很大的比重。《搅水女人》的标

题与小说的内容不相符合，至少是轻重不相称。作者用过的其他两个题目，《两兄弟》和《一个内地单身汉的生活》，同样显不出小说的中心。可怜的罗日和腓列普相比只是一个次要人物，争夺遗产只是一个插曲，尽管是帮助腓列普得势的最重要的因素。

再以本书在《人间喜剧》这个总体中所占的地位而论，以巴尔扎克在近代文学史上创造的人物而论，公认的典型，可以同高老头，葛朗台，贝姨，邦斯，皮罗多，伏脱冷，于洛，杜·蒂埃等并列而并传的，既非搅水女人，亦非脓包罗日，而是坏蛋腓列普·勃里杜。腓列普已是巴尔扎克笔下出名的“人妖”之一，至今提到他的名字还是令人惊心动魄的。

检阅巴尔扎克关于写作计划的文件以及他和友人的通信，可以断定他写本书的动机的确在于内地单身汉，以争夺遗产为主要情节，其中只是牵涉到一个情妇，一个外甥和其他有共同承继权的人。但人物的发展自有他的逻辑，在某些特殊条件之下，有其势所必然的发展阶段和最后的归宿。任何作家在创作过程中都不免受这种逻辑支配，也难免受平日最感兴趣的某些性格吸引，在不知不觉中转移全书的重心，使作品完成以后与动笔时的原意不尽相符，甚至作者对书名的选择也变得迟疑不决了。巴尔扎克的《搅水女人》便是这样一个例子。大家知道，巴尔扎克最爱研究也最擅长塑造的人物，是有极强烈的情欲，在某个环境中畸形的发展下去，终于变做人妖一般的男女！情欲的对象或是金钱，结果就有葛朗台那样的守财奴；或是儿女之爱，以高老头为

代表；或是色情，以于洛为代表；或是口腹之欲，例如邦斯。写到一个性格如恶魔般的腓列普，巴尔扎克当然不会放过机会，不把他尽量发展的。何况在所有的小说家中，巴尔扎克是最富于幻境的一个：他的日常生活常常同幻想生活混在一起，和朋友们谈天会忽然提到他所创造的某个人物现在如何如何，仿佛那个人物是一个实有的人，是大家共同认识的，所以随时提到他的近状。这样一个作家当然比别的作家更容易被自己的假想人物牵着走。作品写完以后，重心也就更可能和原来的计划有所出入。

他的人物虽然发展得畸形，他却不认为这畸形是绝无仅有的例外。腓列普就不是孤立的，玛克斯对搅水女人和罗日的命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，明明是腓列普的副本；在腓列普与玛克斯背后，还有一批拿破仑的旧部和在书中不露面的，参加几次政治阴谋的军人。为了写玛克斯的活动和反映伊苏屯人的麻痹，作者加入一个有声有色的插曲——逍遥团的捣乱。要说明逍遥团产生的原因，不能不描绘整个伊苏屯社会，从而牵涉到城市的历史，而且地方上道德观念的淡薄，当局的懦弱无能，也需要在更深远的历史中去找根据。内地生活经过这样的写照，不但各种人物各种生活有了解释，全书的天地也更加扩大，有了象巨幅的历史画一样广阔的视野。

与腓列普作对比的约瑟也不是孤立的。一群优秀的艺术家替约瑟做陪衬，也和一般堕落的女演员作对比。应当附带提一句的是，巴尔扎克在阴暗的画面上随时会加几笔

色调明朗的点染：台戈安太太尽管有赌彩票的恶习，却是古道热肠的好女人，而且一举一动都很可爱，便是玛丽埃德也有一段动人的手足之情和向社会英勇斗争的意志，博得读者的同情。巴尔扎克的人物所以有血有肉，那么富于人情味与现实感，一部分未始不是由于这种明暗的交织。

巍然矗立在这些错综复杂的景象后面的，一方面是内地和巴黎的地方背景；一方面是十九世纪前期法国的时代背景：从大革命起到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以后一个时期为止，政治上或明或暗的波动，金融与政治的勾结，官场的腐败，风气的淫靡，穷艺术家的奋斗，文艺思潮的转变，在小说的情节所需要的范围之内都接触到了。

巴尔扎克在《人间喜剧》的总序中说，他写小说的目的既要象动物学家一般分析人的动物因素，就是说人的本性，又要分析他的社会因素，就是说造成某一典型的人的环境。他认为：“人性非善非恶，生来具备许多本能和才能。社会决不象卢梭说的使人堕落，而能使人进步，改善，但利害关系往往大大发展了人的坏倾向。”巴尔扎克同时自命为历史家，既要写某一时代的人情风俗史，还要为整个城市整个地区留下一部真实的记录。因此他刻画人物固然用抽丝剥茧的方式尽量挖掘；写的城市，街道，房屋，家具，衣著，装饰，也无一不是忠实到极点的工笔画。在他看来，每一个小节都与特定时期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密切相关。这些特点见之于他所有的作品，而在《搅水女人》中尤其显著，也表现得特别成功。

环绕在忍心害理,无恶不作的腓列普周围的,有脓包罗日的行尸走肉的生活,有搅水女人的泼辣无耻的活剧,有玛克斯的阴险恶毒的手段,有退伍军人的穷途末路的挣扎,有无赖少年的无法无天的恶作剧,又有勃里杜太太那样糊涂没用的好人,有腓列普的一般酒肉朋友,社会的渣滓,又有约瑟和一般忠于艺术的青年,社会的精华……形形色色的人物与场面使这部小说不愧为巴尔扎克的情节最复杂,色彩最丰富的杰作之一。有人说只要法国小说存在下去,永远有人会讨论这部小说,研究这部小说。

一九六〇年一月十一日

第一部 两兄弟*

* 巴尔扎克生前印行的各种版本，本书第一部标题时有时无。
兹为全书面目分明起见，仍将标题列入。

一 台戈安家和罗日家

一七九二年，替伊苏屯的布尔乔亚治病的有个姓罗日的医生，出名的为人阴险。他老婆是当地最漂亮的女人，但据某些大胆的人说，罗日待老婆很坏。说不定那女的也有点儿傻。虽然朋友们多方刺探，闲人们议论纷纷，嫉妒的人飞短流长，这个家庭的内幕，外边还是知道很少。大凡对罗日那种人，社会上一向有句老话，说“他不是个好惹的人”。因此罗日活着的时节，大家绝口不提他的事，见了他也客客气气。

女的姓台戈安，出嫁之前身体就很虚弱，据说医生倒是看中这一点才娶她的。她开头生一个儿子，又生一个女儿，事有凑巧，一男一女相隔十年，人家还说罗日虽是医生，也没料到会生第二个孩子。那很晚出世的女儿名叫阿迦德。这些小事太简单太平凡了，似乎不值得史家作为一个故事的开场，但不说明在先，象罗日那种性格的人可能被认为忍心害理，灭绝人性的父亲；其实他只不过逞着坏脾气行事。许多人把这坏脾气用一句可怕的老话掩盖，说什么“男子汉非有烈性不可！”这句刚强的格言害不少女人受罪。医生的